



#1

通识教育的缺席

Absence of General Education

周朝慧 Zhou Chaohui

“知识专业化、人格单向化发展”的现代社会逐渐认识到对人的异化，通识教育便是应运而生的一剂解药。当通识教育的身影在现代大学频频出现时，它在美术学院似乎缺席了。

艺术品评的标准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共识就是道进乎技。艺术作品以社会的一个零件呈现，但作品背后的艺术家却应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社会人。因

之，艺术教育应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指导学生掌握一套自成一体的艺术语言，另一部分则是学习生活本身。慧于心而秀于言，质于内而形于外。但现实是，如今在艺术道路上攀爬的学子从何问道？

翻看美术类院校的课程设置，必修课写生临摹创作之类的实践类课程必占绝大比重，剩下一些拾遗补缺的选修课，还是国油版雕设种种技法课之间的互换，一位国画专业的同学去画了两周服装图稿，仅此而已。学生从始至终都是在学习技术，而引人沉思的人文类课程寥寥，幸存的一两门文学课之类也往往流于程式，混个考勤和学分。在美术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似乎很难看到“人文关怀”。

这正是美术类院校与生俱来的缺陷。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出现了不同以往经院式大学的美术学院，“艺术从手工劳动上升为一种人文科学”，但其人文性从始就无法与综合大学比肩。美院美院，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读做被“美”所困的学院。离开了综合性大学，美术学院就失去了做为大学的完整性，失去了综合大学提供的完整平台的天然性。综合大学日日上演的人文类讲座美院没有，综合大学浓郁的人文气息美院稀薄。

艺术家要不要大量阅读，这始终是个争议的话题。文字与图像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两种不同手段，其对应的生产方式自然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读书的艺术家俯拾即是，但很难想象，如果所有的艺术家都与经典绝缘，只接受网络影像等快餐文化的冲击，艺术作品会有怎样的文化内涵。艺术家普遍表现出不擅长系统稳定地阅读的特点，这一天性也是通识教育在美术学院难以展开的一大先天障碍。艺术家以发散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群体特点著称，这暗中影响着在美术学院综合系统地开设人文通识性课程的开展。

美术学院自身和其美术生的特性个性使通识教育与美术学院格格不入，如何解决这些先天不足，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要改进的地方方方面面。笔者在这里陈述一个例子，一段我常常怀念的时光，大学时代王宁宇老师主讲的“文化人类学”课程。王老师提倡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教育理念，这门课算是一个开放性实验教程，他为这种散漫的讨论课制定了详尽的教学大纲，分组分配主讲、评议、主持，小组内部又有分工，教学的一个重点便是“培养读书跟自身学习及生活经验、个人自学与集体切磋相挂钩的互动习惯”。一本百余页的小册子，由薄读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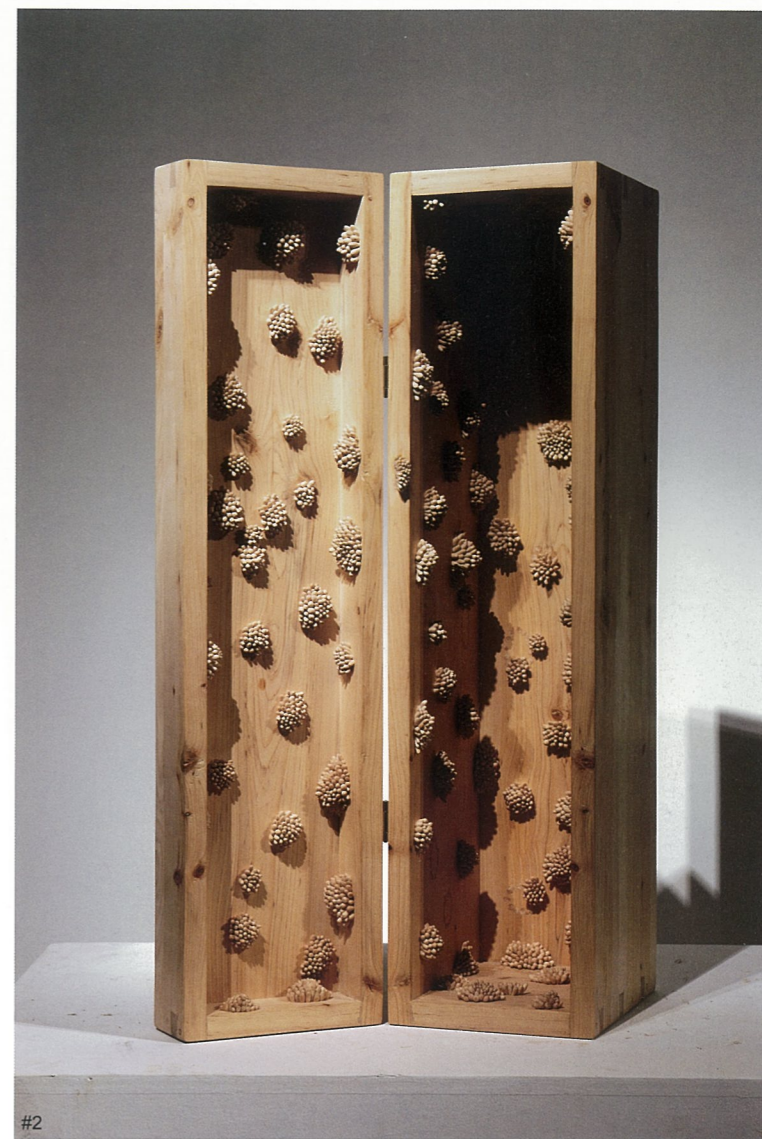
课余时间学生的阅读权是自由支配的，可以天马行空横无际涯，但公共课程就无从选择，课程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对课程内容设置不得

不慎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与美术史论专业无直接对应，为美术史论的学生开设此课实属不易。无专业性、无功利性，放眼于美术史论所要求通史达论的丰厚学识背景。试想广大艺术学生的课程，除了大量的专业技法课、美学、画论，还有多少这样无功利、培养内功的课程？

“人是一个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一个在团体中能够传达交通的社员、一个传统观念绵续的保证者、一个充为合作团体中的劳作单位、一个留恋着过去和希望着将来的怪物。最后，靠着分工合作和预先准备所获得的闲暇和机会，他又享受着色、形、声等所造成的美感。”马林诺夫斯基从生物立场对下人的定义，至今仍念念不忘。“理法”是无从教授的，真正的艺术家是“教育”不出来的，艺术家的成就在于自身的修为，但是大学引导学生进行“人文思考”责任实难回避。

艺术家灵魂建设的重任落空，而能尽一点补偿的首当其冲便是其中的史论系（或是人文学院）。在美术史论系的课堂上，可以看到美术学院中的人文学院是有能力去引导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思考的。《文化论》只是我们诸多人文类必读书目中的一本。在各大美术学院中，美术史论系都比较看重人文修养，艺术史本身就是人文科学。史论系的教育理念中包含着“通人”意识，尚论古之人，打破中西壁垒，打通七经八脉。人文学院的通识教育在史论系先一步取得进展，应该多加思考，怎样让这种教育辐射出去。美院不可能也没必要因此就要为所有找一座大靠山，去依附一所综合大学。美术学院为其个性埋单的先天不足不能克服但可以弥补。但现实中美院里的史论系做得也并不理想，譬如有的美院，在少量的选修课中，史论系开出的课往往囿于美术考古、当代艺术思潮、中西美术史等等，很难越美术雷池一步。美术史论系本应是艺术学子的望远镜，供身陷美“苑”的学生眼观八方，而现在只是做了手中一柄放大镜，能见度半米。当然，通识教育的重任不能全落在史论系，每位教师、每项机构皆应分担。

艺术家可以不读书，可以有纯手工艺的艺术大师，但不能否认艺术家就不要做人思考。美术学院的“准艺术家”们的阅读能力相对弱，因此这种以讨论带动阅读的方式在这里很奏效。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过程中，求知的过程愉快地完成。薄薄的《文化论》小册，我们做一个学期学完，任务轻松。但薄并不意味着内容少，相反，这里面涉及到诸如文化、文化功能、文化迫力的概念，会引发一串历史或社会问题。诘问、讨论这种更为活跃的学习方式不失为弥补艺术生的弱阅读的良策。压着艺术生一个个都像文



#2

化生那样正襟危坐、钻研苦读很难，但引起一种人人都思考的讨论课似乎并不难行。学院应更多地思索怎样去激发学生阅读经典，怎样引起一个话题，怎样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另外，实施过程中，将评议工作分点分配到人是为关键，在许多正式课堂上，往往只有主讲，没有问答，“沉默的大多数”很难产生热烈的互动，这时就需要“讨论责任制”的明文出来清道，将传统的沉默打扫干净。

达芬奇那样的理想通才旷古一人，中国大批涌现的文人画家也日渐干涸。如果说社会大分工对艺术家是一种肢解的话，那么美术学院是否应该思考，怎样把分离的准艺术家重新“缝合”。无论现在和未来是图像或是影像时代，艺术家都不可能拒绝人文资源提供的思想支点，给喜欢阅读的美术学子开设更广阔的人文课程，给不喜欢阅读的美术生一些启发和思考，不失为一种缝合途径的合理构想。

#1 苏黎世美术馆展览现场
#2 装置 娄金

当代艺术家